

对复谓结构中“引陪式”的再认识

张颖

摘要:由“陪”类动词构成的“引陪式”句子由于形式的趋简和语义的兼容,容易出现纠缠不清的局面。本文尝试运用生成语法的“空语类”理论,通过对句子内部结构和语义特征的分析及对句式意义的探讨与所做的可能的推导,得出“引陪式”的大致归属、语义表达和选择限制。

关键词:递系式;连动式;连动兼语融合式;隐含;限制

0 引言

现代汉语语法中有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谓词性词语连用,前一个谓词性结构是述宾词组,这个述宾词组的宾语,跟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有某种联系。

例如:

- (1)带几分憔悴,更教人疼呢!《围城》
- (2)气时恨不能请他走。(W)

现代汉语教材中一般把这样的句子称为“递系式”或“兼语句”。还有一种“引陪类”的句式,述宾词组的“述”是“陪”类词语构成。

例如:

- (3)最初赵先生带了这么一位小姐来 (W)
- (4)他上女生宿舍来找我,硬要请我出去吃饭。(W)
- (5)鸿渐知道留住他没意思 跟他上去收拾行李。(W)

现代汉语教材中通常把这样的句子称为“兼语连动融合式”,意思是这样的句子是兼语句,但又属于特殊的兼语句,即兼语句中又有连动成分。

我们认为笼统地把“引陪类”的句式称为“兼语连动融合式”,容易造成粗糙地解释语法现象的问题,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统属于复杂谓语结构的句子,有些其实就是递系式,有少数句子是连动句,还有些确实兼语连动融合。本文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摆出一些有关现象,略加梳理和分析。

1. 关于句法格式和语义表达

连动句和递系式都具有结构简练、表意明确

的特点,人们在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时,又常将这两种格式合在一起使用。赵元任先生曾以“我要找一个人谈话”为例,说它有时是连动式,有时是兼语式,说明兼语连动确有纠缠现象。

一般说递系式与连动句界限是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引陪类”的句式语法关系特殊,似递系式,又像连动句,常见的 V_1 动词有:陪、陪同、扶、搀、带领、率领、引导、协助、帮助等,几个动词与体词之间互相牵连。例如:

- (6)孩子们簇拥着老师走出校门。
- (7)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W)
- (8)小王扶着老大爷过马路。

动词 V_1 和动词 V_2 不共一个施事,这是递系式的典型特征,但是上几例句子, V_2 不光与述宾结构的宾语发生关涉,而且与主语发生关涉,这种现象有些教材便称之为“兼语连动融合式”,指句中混合了兼语连动两种格式的内容。但有些“与事类”句式说它是“兼语连动融合式”似乎有些勉强。例如:

- (9)我帮他打电话 = [我帮他 + (?打电话)]
- (10)我陪他住院 = [我陪他 + (?住院)]

例(9)(10)不像是兼语连动融合式。为什么“引陪类”递系式与连动句有容易混淆的地方呢?我们采用生成语法的理论分析。动词的特殊变体结构实际上都是“空语类变体结构”。在此引进空语类的概念:一个动词结构中的NP位置,都有属于自己的NP成分,这个NP成分可以是词语形式,也可以没有词语成分,当NP位置上没有词语

形式的 NP 成分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在这个位置存在着,或者说这个空位置本身就是无词语形式的 NP 成分,这就是“空语类”(empty category)或者叫空范畴。空语类中有一种“隐含型空语类”(简称 P),它的形式特征是:某个可以充当 NP 的有形词语在变体结构中和语言片断中的任何位置上都不出现;有形词语也绝不能进入空语类位置,即“补不出来”。递系式和连动句恰好都具备这一特点。

连动句组合结构复杂多样,我们仅观察这样一种:连动句中包括两个并合 V 结构,其中第一个 V 结构(简称 V_1)的 NP_1 出现词语并且位置固定,而第二个 V 结构(简称 V_2)的 NP_1 与 V_1 的 NP_1 同形,且必须隐含。例如:

(11)他低着头进教室。

后边一个 V 结构的 NP_1 隐含,即:他低着头 [NP_1 进教室] 转化成式子:

$NP_1 V_1 P [P_{NP_1} V_2 P]$

递系式是前一个述宾词组 V 可以直接支配一个 NP_2 ,而后面的谓词性成分 NP_2 都必须隐含。例如:

(12)老师鼓励学生学好功课。

套叠的 V 结构中, NP_2 隐含,即:老师鼓励学生 [NP_2 学好功课] 化成公式:

$NP_1 V_1 NP_2 [P_{NP_2} V_2 P]$

正是都有一个隐含的空语类,而且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于是便有了递系、连动有时不易分辨的情况,特别是“引陪类”句子,述 V 的 NP_1 和 NP_2 都参与后一个 V 结构动作,即都与后一个 V 结构中 P 空语类同指。例如:

(13)爷爷领着孙子上公园。

V_2 “上公园”的动作是 NP_1 发出的,同时也是 NP_2 的。

由于结构的复杂化,词汇的复杂化,有时一个未出现词语的 NP 位置就可能与结构内两个以上的成分同指,这种现象称为“多重 NP 同指。”“引陪类”的动词 V_2 不光受 NP_2 支配,还受 NP_1 支配,也是“多重 NP 同指”。但不是所有的“引陪类”句式都是“多重 NP 同指”,那么怎么分辨它是连动、递系还是兼语连动融合呢?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1 递系式

递系式的特点是前一个谓词性结构一定是述宾词组,述宾词组的宾语跟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有某种联系。例如:

(14)教务处通知你下午开会。

(15)班长叫大家集合。

“通知你”“叫大家”是述宾词组,“你”“大家”是“通知”“叫”的宾语,又可看作套叠式中“开会”“集合”的主语。如果用公式表示:NP 代表体词性成分主语、宾语,V 代表动词,则:

$S = NP_1 + V_1 + V_1 NP_2 + (NP_2) V_2$

从语义平面看,一个体词性成分夹在两个动词之间,同时作两个动词性成分的配价成分。即:“你”既是“通知”的配价成分,又是“开会”的配价成分。

以上所谈是一般的递系结构类型, V_1 经常是表使令的。而“引陪类”动词的句子,感觉似乎不光是 NP_2 跟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有某种联系,需要仔细推敲。

由“陪、率领、护送、带、拉、送、帮助”等动词构成的句式,一部分可以看成递系式。递系式中 V_2 是陈述 NP_2 的,与 NP_1 不发生直接关系。述宾套叠主谓,这个“主”在形式上不出现。句法格式是:

$NP_1 + V_1 + NP_2 [P_{NP_2} + V_2 P]$

例如:

(16)他帮助贫困学生上学 = [他帮助贫困学生 + (贫困学生) 上学]

(17)我陪他住院 = [我陪他 + (他) 住院]

(18)小王送老大爷回家 = [小王送老大爷 + (老大爷) 回家]

(19)张老师带学生实习 = [张老师带学生 + (学生) 实习]

在套叠的句子中 NP_2 没出现,但它与 V_2 构成了主谓关系。

从语义关系上看,兼语短语的命名更多的是着眼于语义关系,递系式的关系则是间接成分之间深层的、隐性的语法关系。在句法结构中,各个成分围绕着动词有一定的语义关系,形成语义结构。动词如果是一个语义结构的核心,那么在动词的周围就存在着一定量的空位,等待施事、受事、与事等语义成分来填空,否则语义结构就不完

整。动词所支配的语义成分在成句时要映现(matting)或投射(projective)为句法结构中的句法成分,不同语义性质的必有语义成分往往投射为不同的而且是相应的句法成分,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递系式的NP₂是V₁的受事,有时是V₁的系事,对V₂而言前边一个隐含的施事或系事,只能是NP₂。例如:

(20)今天是陪范小姐送书来的(W) (“范小姐”即是V₁的受事,又是V₂的隐含的施事)

(21)送她回舱后,鸿渐也睡了两个钟头(W) (“她”即是V₁的受事,又是V₂的隐含的施事)

(22)小王护送老人回家 (“老人”即是V₁的受事,又是V₂的隐含的施事)

从施受关系可明显看出这类句式应该是递系式。

从语义指向上看,语义指向的不同或在语义指向上的特点,会对句法起某种制约作用,每个动词都有支配一定数量的语义成分的能力,施事、受事、与事等语义成分必须跟一定的动词搭配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功能。递系式中V₂语义指向应该是它前边的施事成分VP₂。例如:

(23)李教练带队员长跑(V₂“长跑”指向“队员”;V₁“带”的语义指向是“李教练”。李教练带队员+队员长跑)

(24)雷锋扶老携幼地帮旅客上车下车(V₂“上车下车”指向“旅客”;“扶老携幼”的语义指向是“雷锋”;“帮”的语义指向是“雷锋”。雷锋扶老携幼地帮旅客+旅客上车下车)

(25)他拉着客人喝酒(V₂“喝酒”指向“客人”,V₁“拉着”的语义指向“他”。他拉着客人+客人喝酒)

(26)明天早晨,大家送李顾上车(W)(V₂“上车”指向“李顾”,V₁“送”的语义指向“大家”。大家送李顾+李顾上车)

通过考察动词联系的语义成分,可看出名词担当的语义角色。V₂的动作方向的不同影响语义结构关系,递系式V₂动词往前看与它搭配的论元成分只是NP₂,符合递系式的句法格式。

1.2 连动句

连动句由连动短语充当谓语或者由连动短语直接构成句子,特点是每一个连动项都与同一个

主语相联系,表示同一个人物连续性的动作或作为。例如:

(27)孙太太把匙儿喂小孩子。(W)

(28)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W)

“把匙儿”、“喂小孩子”、“找剃头店”、“洗头发去”连动短语作谓语,每个动词结构都与主语“孙太太”、“我”分别构成主谓短语。如果用公式表示则为:

$$S = NP_1 + V_1 + V_1P(VP_1) + V_2$$

连动句中V₁带“引陪类”的句式,常见的动词有“帮、带”。这种述宾词组+述宾词组的句式,由于NP₁同形使第二个述宾的主语隐含了。

句法格式:

$$NP_1 + V_1 + V_1NP_2 [P_{NP_1} + V_2P]$$

例如:

(29)我帮大妈挑水 = [我帮大妈 + (我)挑水]

(30)我帮老师收作业 = [我帮老师 + (我)收作业]

(31)我帮他占座 = [我帮他 + (我)占座]

这类句子V₁V₂的主语同形,隐含的空语类是NP₁。如果因为动词带“帮”而把它归入兼语连动融合显然不合适。

从语义特征看,连动句的两个或更多的动词共有个配价成分,每个动词结构都与同一个主语构成施动关系,表示动作先后或动作与目的。连动句中V₂语义特征有种种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NP₁如果是个体,V₂的动作都有[+连续]、[+单独]特点。例如:

(32)小王帮我上课 小王帮我 + (小王、我)上课

我帮大妈挑水 我帮大妈 + (我、大妈)挑水

我帮他占座 我帮他 + (我、他)占座

小张带孩子上学 小张带孩子 + (小张、孩子)上学

“打电话、挑水、占座、上学”等动作一般是单独完成的,与V₁联系起来看,它便是施动者的连续动作(多是目的与动作的关系),排除了NP₂参与的可能,V₁没有使动义,那么由“帮、带”等动词构成的句子,V₂显现[+连续]、[+单独]语义特征时,我们便认为它是连动句。

1.3 连动兼语融合式

复杂的主谓结构中,递系式的特征是V₁和V₂不共一个施事,但“引陪”与“事”类的动词句式有一部分套叠的主谓句,V₂的主语有两个,一个

是第一个述宾结构的宾语,一个是第一个述宾结构的主语。即:

$$NP_1 + V_1 + V_1 NP_2 [P_{NP_1 NP_2} V_2 P]$$

常见的动词有:“陪同、陪、陪伴、护送、协助、带领、率领、携带、簇拥、扶、扶着、跟”等。这类句子隐含的空语类不光是 NP_2 ,而是 NP_2 和 NP_1 。

例如:

(33)我陪朋友看电影 = 我陪朋友 + (朋友、我)看电影

(34)小李陪她掉眼泪 = 小李陪她 + (她、小李)掉眼泪

(35)妈妈陪他复习功课 = 妈妈陪他 + (他、妈妈)复习功课

V_2 前隐含的主语成分是两个。

从语义表达上看,兼语连动融合式对 V_2 而言,施事者主要是 NP_2 ,可又同时还有 NP_1 。例如:

(36)小王搀老人过马路

“过”的施事主要是“老人”,但又不能说“过”同时也是“小王”的动作,即“小王”也是施事。尽管感觉上认为“小王”在帮助“老人”“过”,本人并非真的要“过”。

类似这样的例子都是围绕动词 V_2 形成一定的语义结构, V_2 的主要施事者是 NP_2 ,但同时也有 NP_1 。

兼语连动融合式, V_2 的语义指向同时是 NP_2 和 NP_1 。例如:

(37)三奶奶板着脸,一把拉住阿丑上楼(W) (“拉”的语义指向“三奶奶”,“三奶奶”“阿丑”都是“上”的语义指向。三奶奶拉住阿丑 + 阿丑上楼 + 三奶奶上楼)

(38)他陪着客人喝酒 (“陪着”的语义指向是“他”;“他”和“客人”都是喝的语义指向,他陪着客人 + 客人喝酒 + 他喝酒)

(39)最初赵先生带了这么一位小姐来(W) (“带”的语义指向是“赵先生”,“赵先生”、“小姐”都是“来”的语义指向。)

V_2 的语义指向和 V_1 有直接关系,当 V_1 由含有 [+协同][+参与]语义特征的动词充当时,多数的 NP_1 、 NP_2 都和 V_2 发生语义关系。这类句式应看作兼语连动融合式。

2. 句式意义与可能的推导意义

复谓结构中,动词具有引陪义的往往能构成兼语连动融合,但不是全部,我们可以从下面对句子的推导分析看出来。

2.1 加动词成分

递系式与连动句有系列区别,其中重要一点:递系式 NP_2 前能加“使/让”而连动句不行。递系式及变化句式:

$$NP_1 + V + NP_2 + [P_{NP_2} V] \quad NP_1 + V + NP_2 + \text{使/让} [P_{NP_2} V]$$

例(40):

A. 他帮助贫困学生上学 他帮助贫困学生使/让贫困学生上学

B. 我陪他住院 我陪他使/让他住院

C. 我扶他起来 我扶他使/让他起来

例(41):

A. 我帮他打电话 *我帮他使/让他打电话

B. 我帮大妈挑水 *我帮大妈使/让她挑水

C. 我帮他洗衣服 *我帮他使/让他洗衣服

D. 我陪朋友看电影 *我陪朋友使/让他看电影

例(40)加“使/让”后语句意义上完整,表达准确,使动义明显,我们可以肯定它是递系式;例(41)加上“使/让”后,语义表达不够清楚,我们不叫它递系式。当然不是递系式也不一定是连谓式, V_2 前隐含的空语类如果与 NP_1 相同,我们认为它是连动句。例如:

(42)我帮他打电话 = 我帮他 + (我)打电话

(43)我帮王老师上课 = 我帮王老师 + (我)上课
而 V_2 前隐含的空语类如果不与 NP_1 相同,则要通过其它途径去分析。

2.2 扩展动词结构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同是 V_1 “陪”组成的句式,有的是递系式,而有的则可能不是。

例如:

(44)我陪他住院 我陪他 + (他)住院 (递系式)

(45)我陪他喝酒 我陪他 + (他)喝酒?

(46)我陪他看电影 我陪他 + (他)看电影?

例(45)(46)显然不能说是单纯的递系式。我们可以采用扩展的办法,即在 V_2 后再扩展动词结构,扩展以后一些句子便明朗了。如果用公式表示:

$$NP_1 + V_1 + NP_2 + [PV_2] \quad NP_1 + V_1 + [PV_2 P + V3 P]$$

例如:

(47)我送病人去医院 我送病人去医院打针 (“打针”是 NP_2 的动作)

(48)李教练带队员出国 李教练带队员出国打比赛
 (“打比赛”是 NP₂ 的动作)

(49)他送爱人上车站 他送爱人上车站坐火车 (“坐火车”是 NP₂ 的动作)

(50)我陪他住院 我陪他住院做手术 (“做手术”是 NP₂ 的行为)

扩展动词结构后

NP₁ + V₁ + NP₂ + [PV₂] NP₁ + V₁ + VP₂ + [P_{NP₂}V₂P + V₃P] 隐含的 NP 明确了, V₂V₃ 的动作都是由 NP₂ 发出的,我们认为这一类句子不是兼语连动融合(属于另外复杂谓语句,我们不在此处讨论)。

而有些句子动词结构扩展后,隐含的不是 NP₂。例如:

(51)队长带领我们上山砍柴 队长带领我们上山砍柴开荒

(52)团长带领我们冲过敌人封锁线 团长带领我们冲过敌人封锁线开进解放区

(53)哥哥带着弟弟上街 哥哥带着弟弟上街吃冰激凌

扩展动词结构后

NP₁ + V₁ + NP₂ [PV₂] NP₁ + V₁ + NP₂ + [P_{NP₂NP₁} + V₂P + V₃P]

原式隐含的空语类是 NP₁ 和 NP₂,扩展后的动作仍然是 NP₁ 和 NP₂ 共同的行为,这类例句归入兼语连动融合比较合理。

3. 选择限制条件

本文考察的连动句、递系式是复杂谓语句中的一部分,那么引陪类句子呢?引陪类句子其实不是单独成一类型,它恰巧走进谓词性词语连用这种复谓结构中,NP₂ 与 V₂ 构成主谓关系,像递系式,有时 NP₁ 和 NP₂ 与 V₂ 也构成主谓关系,像兼语连动融合。我们分析一下引陪类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递系式或兼语连动融合句。

3.1 动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对句法格式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角度,我们把分析重点放在动词上,根据动词的某种功能对它分析,揭示动词与其他词语的结合能力,进而解析整个句子。语义特征分析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同一位置上的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式之所

以独具某些特点,之所以能足以将该句式跟与之同构的句式加以分化的原因。

从上述例子中归纳出引陪类的句式类型,这些句子动词除了有使令意义之外,[+陪同]是共有的特征,但是它们有差别。

类型一

动词 V₁ 有“带领、陪、陪着、领着、带上、簇拥、跟、率领、拉住、搀扶”等。这一类动词,[+同动]是它的典型特征。这种语义特征最重要一点是能把 VP₁ 带进后边的主谓结构中,与 V₂ 构成施受关系。如“搀着、扶着”肯定是两人并行的动作,“簇拥”也是多人的行为;“跟”意味着前边有人,等等。当然光凭 V₁ 语义特征还不足以说明它就能构成兼语连动融合,还要考察 V₂ 动词。

归纳例子看,V₂ 动词有“砍柴、喝酒、看电影、出去吃饭、复习功课”等等。这些动作可以是单独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但在此处与前边 V₁ 联系起来看,则看出在句中 V₂ 附加上 [+集合]的语义特征:

陪着 ——喝酒 领着 ——上街 拉住 ——上楼
 簇拥 ——出 率领 ——冲 带上 ——过

再如:

(54)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 (w) = 鸿渐陪苏小姐 + 苏小姐玩 + 鸿渐玩

(55)你这样子去不得,还是我陪李先生去 (w) = 我陪李先生 + 李先生去 + 我去

(56)团长率领部队冲过敌人封锁线 = 团长率领部队 + 部队冲过封锁线 + 团长冲过封锁线

“陪”“领着”“搀”等动词 [+协同]明显,使 VP₁ 参与进来,述 V 的 NP₂ 和 NP₁ 都参与后一个 V 结构的动作,构成了动核关系。

正是 V₁ 具有 [+同动]的语义特征,才使 NP₁ 显示出了参与性。V₂ 具有 [+集合]特征,使 NP₂ 与 V₂ 构成施动关系,NP₁ 与 V₂ 也构成施动关系。也即:V₁ 具有 [+同动][+协助]语义特征,V₂ 具有 [+集合]语义特征,才构成兼语连动融合式。

类型二

动词 V₁ 有“送、帮、陪、帮助、带”等,这一类词

也有[+协助]语义特征,但致使义明显,它就不能把 NP₁ 带进后边的主谓结构,经常有“送他上车”、“帮他上树”这样句子,“送”带有致使义:送他、(让)他上车。

我们还是重点考察 V₂ 动词,把它与 V₁ 联系起来看。

送——上车 陪——住院 帮助——上学

送——回家 带——实习 帮——上树等等。V₂ 动词具有[+个体]的语义特征,“回家、上学、实习、上树”等动作,可以是共同的行为,但在此特殊句式,与前边 V₁ 联系起来看,附加上了个体性行为特点,按常规,“回家”指个人的“家”,“上学”“爬树”“住院”都是个体行为,一般不会出现:“我送孩子上学”是“我”和“孩子”同“上”;“我帮他爬树”是“我”和“他”同“爬”。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会把 NP₁ 也牵扯进来。正是 V₂ 的[+个体]特征,使得它只与 NP₂ 发生关联,而与 NP₁ 没什么关系了,这正符合递系式的类型。

3.2 语义指向分化“多义同构”

汉语中有些句子有句法同构现象,对某些结构形式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或以上)的不同结构,表现出两种(或以上)的不同的意义,例如:“我扶他上车”之类的句子。要分化这种“多义同构”可用语义指向分析法。例如:

(57)我扶他上车

可以有两个意思:我扶着他,借助他的力量上车。我扶着他,让他上车。

V₂“上车”的语义指向不同

例 我扶他上车 我扶他(我)上车

(我)上车扶着他

(我)扶着他上车(隐含的 NP 是

“我”,“上车”的语义指向是“我”,这里可看作是连动)

例 我扶他上车 (他)上车我扶着他

我扶他(让他)上车

我扶他(他)上车(隐含的 NP 是

“他”,这里可看作递系式)

(58)她带孩子上学

可以有两个意思:她上学带着孩子。她送孩子上学,“带”有致使义。

V₂“上学”语义指向不同

例 她带孩子上学 (她)上学带着孩子

(她)带着孩子上学(隐含的 NP 是“她”,“上学”的语义指向是“她”,此处可看作是连动)

例 她带孩子上学 (她)带孩子(使)孩子上学

她带孩子(孩子)上学(隐含的 NP 是“孩子”,“上学”的语义指向是“孩子”,此例可看作是递系式)

(59)我帮他洗衣服

可以有两个意思:我给他洗衣服。我帮他共同洗衣服。

V₂“洗衣服”语义指向不同

例 我帮他洗衣服 帮他(我)洗衣服

我帮他(我)洗衣服(隐含的 NP

是“我”,“洗衣服”的语义指向是“我”,可看作连动句)

例 我帮他洗衣服 洗衣服我帮着他

我帮他(我、他)洗衣服(隐含的

NP 是“我”“他”。“洗衣服”的语义指向是“他”,“帮”的语义指向是“我”,可看作兼语连动融合)

造成这一类“多义同构”句式的原因,还是 V₂ 前论元成分 NP 的隐含。在分析这类句式时,我们要考虑语义指向,结合具体语境,找出动词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以确定其意义。

4. 结语

汉语的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人们都注意到递系式(或兼语句)这样一种复杂的动词短语充任谓语的句式,但在分类上大致有两种分歧,一种是主张递系式(或兼语句)这种提法,如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最早提出“兼语句”这个术语。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也提到“兼语式”问题,另一种观点是只承认连谓结构,如朱德熙《语法讲话》提出这种看法。李临定、袁毓林等学者也主张兼语句应该是连谓句一种。

名称提法并不重要,只为便于说明,重要的是对这类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的细致观察。通过上文对“引陪类”句子的内部结构、语义关系的分析,看出“引陪类”句子的出现,并不是句法结构本身使它独立出来的,而是谓词性词语连用造成的复杂局面。递系式、连动句、兼语连动融合式,都属于连谓式的结构。

带“引陪类”句子我们重点考察了动词前的隐含成分。当 V_2 前隐含的成分与 NP_1 同形时, $V_1 V_2$ 与 NP_1 分别构成主谓关系,是连动句; V_2 动词前隐含的成分是 NP_2 时, V_2 与 NP_2 构成主谓关系,与 NP_1 没牵扯,是递系式; V_2 动词前隐含的成分是 NP_1 和 NP_2 时, V_2 与 NP_2 构成主谓关系,与 NP_1 也构成主谓关系,是兼语连动融合式。

而有时 V_2 前隐含的成分不是一目了然的,可以通过加动词的方法鉴别,还可以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入手分析, V_1 是“陪”类动词, [+同动]特征强, V_2 有[+集合]语义特征,可以构成兼语连动融合; V_1 是“陪”类动词, [+致使]强, V_2 有[+个体]语义特征,可以构成递系式。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析,本文旨在提出:笼统地把“引陪类”的复杂谓语都归入兼语句中的“兼语连动融合式”不太合适,其中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注: 钱钟书:《围城》,以下引《围城》例子都用“w”表示。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166页。

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281页。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2页。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文集二》,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48页。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2、163页。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120页。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参考文献:

1. 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句法空位和成分提取》,载《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2000年。
3.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4. 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

(作者 中文系访问学者; 指导教师 袁毓林教授)

(责任编辑 何方)